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十里塬镇罗家河村,处在泾河东岸的一个半岛形台地之上,河道在此拐了个“几”字形弯。罗家河遗址分布于村子及周围较为开阔的河谷台地上。台地高出河面20~30米,北侧为断崖,南侧为缓坡,三面环水,仅东北侧与黄土台塬相连,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

为配合陕西省东庄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22年3月至2025年9月,对罗家河遗址实施了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前期考古调查及考古勘探,确认该遗址总面积约为5万平方米,发掘区位于遗址中心区域,发掘面积约14200平方米。通过对发现的各类遗迹和出土文物特征的分析判断,同时结合科技考古的测年结果,该遗址文化内涵为龙山时代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

遗迹及分布特点

罗家河遗址历经数年的系统考古发掘,工作重点集中于台地北部地势高亢平坦且文化遗存丰富的区域,发掘范围内共清理出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的各类遗迹1068处,其中包括灰坑1010个、仓窖17座、房址22座、陶窑6座、墙基5条、沟状遗迹8条。此次发掘基本廓清了该区域作为遗址核心功能区的本格局,显示出明确的专属功能分区特征:中部为集中分布的仓窖区,其间散布少量房址及较大面积的开阔地带,其他类型遗迹相对稀少,且存在由墙体与壕沟构成的区隔系统,可能具有明确的仓储与防护功能;东部则主要为生活区,密集分布有房址和灰坑等遗迹;台地最西段分布有密集的陶窑,可能为生产活动区。整体来看,该遗址的空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功能分明、组织有序的聚落形态。

灰坑 罗家河遗址发现的遗迹主要类型为灰坑,共有1010个。整个发掘区均有分布,但遗址东部分布最密集。灰坑形制多样,依据平面形状可分为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其中圆形灰坑最多,共568个,最大直径5.95米,最小直径0.63米,深0.16米~4.42米;椭圆形灰坑次之,有286个,长径6.76米~8.03米,短径8.03米~0.58米,深0.15米~3.50米;不规则形灰坑有122个,长6.70米~8.12米,宽0.63米~1.10米,深0.26米~3.54米;长方形灰坑34个,长1.10米~6.52米,宽0.31米~0.50米,深0.60米~4.72米。按照剖面形状来划分,有袋状、筒状和锅底状三种,其中袋状灰坑399个,筒状灰坑446个,锅底状灰坑165个。坑底多数为平底,少量为圜底。坑壁和坑底一般加工得比较光滑,很少发现工具开挖痕迹。

仓窖 罗家河遗址中发现的一类袋状灰坑,初步推断属于仓窖遗迹。结合植物考古学的方法,根据土样浮选所得农作物颗粒的出土密度(大于50粒/升),初步甄别出17座储粮仓窖。这些仓窖主要分布于遗址的中部与南部区域,形制均为圆形或椭圆形袋状灰坑,最大直径3.68米~4.42米,最小直径1.53米~1.70米,深1.06米~3.80米。坑体建造考究,坑壁规整,底部经过刻意处理,平整坚实,部分坑壁还发现有明显的工具修整痕迹,每个遗迹的坑口外侧均附设有一个较浅的小型灰坑,二者构成一个连通的结构单元,附属灰坑的功能应为操作间,供先民进行取放物品、人员上下等活动。有4个仓窖遗址底部保存有炭化的粟、黍等农作物颗粒,以及粟、黍的茎秆遗存,表明这类灰坑应该曾用于粮食储存,另外个别灰坑内还出土了黍秸秆编织物遗存,其编织方式与捆扎粮食的痕迹相似,进一步印证了这些灰坑储存粮食的功能。此外,不排除其他形制相似的袋状灰坑亦为仓窖的可能性。

房址 房址共发现22座,主要分布于遗址东部和南部,其中以半地穴式为主,共计19座,另有3座地面式房址。半地穴式房址平面多数为圆形,直径在2.28米~3.80米之间,内部普遍设有灶坑,位置多靠近房址中央,在部分房址门口处还发现有石块垒砌的迹象,可能用于加固门道结构或作为门槛使用。地面式房址均位于遗址南部,为圆角长方形,长3.61米~5.12米、宽2.33米~2.90米,有夯土墙遗存,房址内部有灶坑、柱洞等遗迹,底部有白灰面,部分墙体也可见白灰痕迹。部分房址底部堆积有多层白灰面,各层之间可见明显的使用磨损痕迹,表明这些房屋经过多次修补和长期使用。

窑址 窑址共发现6座,大多位于遗址西部的台地边缘,有一座位于遗址南部。形制大多为竖穴式窑,由火膛、窑室、操作间组成,顶部均已坍塌,操作间大多保存较差,火膛平面略呈圆形,直径在0.40米~0.68米之间,窑室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直径0.31米~0.54米,火膛和窑室普遍有厚约0.05米~0.10米的烧结面。

其他遗迹 遗址内还发现有5条墙基遗迹,均位于遗址中部,主体呈东西走向,局部存在南北向的转折。墙基残存长度在4.42米~29.64米不等,宽0.80米~1.22米。墙基解部结构显示,部分区段底部铺垫有大小不一的石块作为基础,墙基两侧还发现有夯筑墙体时固定夹木遗留的沟槽痕迹。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沟状遗迹共发现8条,均位于遗址东部和中部,大多呈东南—西北走向,有少数为东西走向,长度在4.42米~37.81米不等,宽度在0.27米~1.82米之间,深度在0.31米~1.50米之间。横截面有倒梯形、U形和筒形,底部大多为平底。

出土文物

罗家河遗址出土文物丰富,时代特征鲜明,种类可分为陶器、石器、骨角蚌器、玉器等。

陶器 已完成修复整理359件,器型多样,按功能分为容器、工具和建筑构件三类,以容器为主,常见器形包括夹砂深腹罐、缸、壶、盆、钵、双耳罐、单耳罐、喇叭口瓶、鼎、罍、豆、杯、釜灶、器盖等,工具类主要为纺轮、陶拍、陶垫,建筑构件有板瓦、筒瓦等。陶器质地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褐陶次之,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数量较少。陶器表面多为素面,纹饰以绳纹和附加堆纹最为常见,其次为篮纹、刻划纹、弦纹、戳印纹等。陶器制作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部分器表经过磨光处理,显示出一定的工艺水平。

石器 已完成修复整理418件,以生产工具为主,包括石斧、石铤、石铲、石刀等农耕工具,石杵、石臼等加工工具,以及石球、石镞等狩猎工具。值得注意的是,石器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石铤,其制作精良,刃部锋利且无明显使用痕迹,可能具有礼器功能。

骨角蚌器 目前已修复整理221件,可分为工具和装饰品两大类。制骨原料主要为鹿科动物、猪的肢骨以及鹿角。工具类骨器有骨镞、骨针、骨锥、骨铲、匕形器等,装饰类骨器有

陕西淳化罗家河发现龙山文化早期大型仓储遗址



鸟首形器盖

釜灶

石铤



遗址航拍

管状器、簪形器、穿孔片状器等。多数工具类骨器有明显斜向磨制痕迹和使用过程中的抛光,装饰类骨器均通体抛光。

玉器 数量较少,仅5件,可分为装饰品和工具两类,以装饰品为主,器形有玉璜、玉刀等。

初步认识

内涵与年代 通过对罗家河遗址出土陶器形制特征的分析,该遗址文化内涵为龙山时代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同时,我们还选择了H93和H650两个单位的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校正其绝对年代在距今4800年至4200年之间。

遗址特征及属性 罗家河遗址位于泾河河谷内一处三面环水的台地之上,其与后方台塬的连接处狭窄陡峭,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格局,这是一种具有显著防御属性的自然地形。在这一特殊地理环境营建的聚落内,大量储粮类仓窖遗迹集中分布,占据了台地西部的偏高区域,并与其他普通房址、灰坑及窑址等人居遗迹进行区隔,显示出非常独特的聚落形态,与大量史前甚至历史时期普通聚落差异明显,而与偃师商城、夏县东下冯等商代都邑或区域中心聚落的仓储区特征类似。该遗址总面积仅5万平方米,仓储范围却占据中心区的大半,而仓储容量已远超聚落人口的粮食消耗量,也远超聚落本身的粮食生产能力。据此,初步推断罗家河遗址为一处以储粮为目的的专属仓储遗址,应是为泾河流域某个大型中心聚落服务的专业储粮基地。

罗家河遗址未发现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墓葬区,这与它作为仓储聚落的性质相符,先民可能有意避免在此进行丧葬活动以降低对粮食造成污染的风险。遗址地处泾河沿岸,表明先民可能已经利用泾河这一天然航道,通过低成本、高效率的水运进行粮食运输,而该遗址很可能也承担了区域粮食集散与转运枢纽的功能。

价值与意义 庙底沟二期文化衔接起了仰韶文化和关中龙山文化,该类型遗址在陕西关中地区分布广泛,比较重要的遗址有华县横阵遗址、武功泔西庄遗址、扶风案板遗址、旬邑下魏洛遗址、西安米家崖遗址、蓝田新街遗址等。此前所发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大多与仰韶文化或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共存,而独立的或以其为主要内涵的遗址则为少见。罗家河遗址的发现,在关中地区首次揭示了一处性质较为单纯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聚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为关中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相关研究树立了重要的年代学参照。

罗家河遗址地处泾河中游北山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与关中原的过渡地带,以往在该区域开展的考古工作比较少,对龙山文化的类型与分布认识有限。本次发掘为泾河流域龙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关键性材料,填补了该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重要缺环,对探讨关中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文化互动具有重要价值。

罗家河遗址是以仓储为核心的专业化聚落,标志着史前社会复杂化的关键进程。大规模粮食的集中控制与再分配,是社会管理、阶级分化和早期国家出现的直接证据。因此,罗家河遗址的发现为探讨关中地区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执笔:谢高文 武海 胡松梅 唐丽雅 彭远霞 马佳宁)

akzu 让文物活起来,好灯光会说话!

博物馆展览高标准照明就用埃克苏

深圳市埃克苏照明系统有限公司
博物馆和美术馆专业照明产品及解决方案
400-687-2598

本版责编:冯朝晖 张 宸 丁淑娟

岭南先秦聚落考古新发现

——广东惠州博罗罗阳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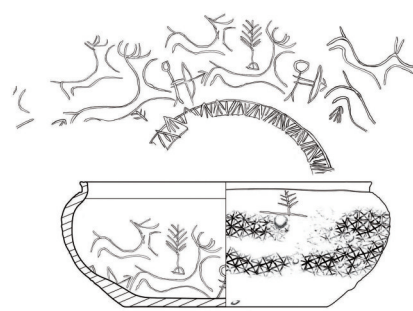
为推动岭南早期文明的研究并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2024年以来,广东省惠州市和博罗县两级政府将“东江流域博罗地区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工作纳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3月,在考古调查过程中,惠州市博罗县龙溪街道银岗村罗阳小组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先秦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立即组织实施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500平方米。

博罗县罗阳遗址位于惠州市博罗县龙溪街道银岗村罗阳小组,地处罗浮山南麓、东江北岸的沙河南岸,处于沙河与东江之间的冲积平原地带。根据《博罗县志》记载,此处曾为博罗县南朝时旧治,唐贞观元年,因而如今博罗县城与此处同称罗阳。该遗址的西侧为银河,连接沙河与东江,古称“罗阳游”或“马嘶河”。东南约1公里处分布有战国时期的银岗窑址群,西侧4公里处则为春秋时期的梅花墩窑址。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罗阳遗址石龙头地点的年代与银岗窑址群一致,共同构成春秋战国时期的手工业与聚落复合体。

主要发现

此次发掘的地层堆积序列清晰,文化层分布明确,自下而上可分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时期、宋代及明清近现代四个时期,其中战国时期遗存最为丰富,与银岗窑址群分期基本对应。遗址发掘出土文物标本850余件,陶片400余箱,种类繁多,主要包括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石器、陶塑人像等,其中陶器最为丰富,包蕴罐、瓮、豆、釜、鼎、杯、钵、埙等遗物,纹饰以米字纹、方格纹为主,早期地层还发现了夔纹、蝉翼纹、云雷纹及勾连云雷纹等纹饰。发掘遗迹194处,其中柱洞(坑)125处,墓葬2处,堆积4处,沟10条,灰坑25个,井1座,建筑基址1座,灶1处等。

在发掘深度约2.15米的层位下,考古队揭露出一处平面略呈“凹”字形的台基式建筑基址JZ1。JZ1仅存垫土台基,台基上建筑已被破坏,对其形制结构判断主要依据青泥和灰砂的分布范围。基址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凹口朝向为东北方,方向为52°。平面上发现有40个尺寸、形状各



陶器内壁刻划图像临摹图



JZ1垫土中大型板瓦与筒瓦

异的柱洞,8个柱坑,其中7个呈圆角方形或圆角长方形,还有一个为不规则形,排列组合规律均待研究;JZ1有两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沙沟槽,主体部分还有三条西北—东南走向的沟槽,基本平行,长短不一,可能为地梁;在JZ1的西部有一处灶;中部有一面积较大的灰坑,意义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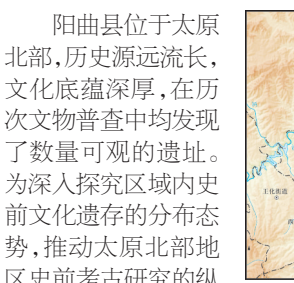
现存台基高出下层地表30厘米,主体使用灰白色青泥土、黏土与沙土铺垫,垫土坚硬且掺有陶片,可能在版筑技术,并发现了早期板瓦、筒瓦与原始瓷建筑构件的二次利用迹象。发现的大型方格纹板瓦,长48厘米、宽36厘米,为岭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尺寸最大的同类建筑构件,暗示该区域可能存在年代更早的高等级核心建筑,但由于发掘面积有限,现存建筑基址上未发现有瓦一类的建筑构件,具体的建筑形制有待进一步分析。建筑基址西侧,还发现了一口打破现存建筑基址的战国时期水井,井口距地表深2.15米,总深2.52米,井壁规整,且有便于上下的脚窝。井内填土出土了陶罐、陶钵、陶网坠、动物骨骼以及木骨泥墙等,为复原战国时期聚落生活形态提供了珍贵样本。

在出土遗物中,一件内壁刻划有“狩猎纹”图像的陶盆残片尤为引人注目。画面描绘了两人张弓搭箭,在林木间追逐猎捕鹿鹿的场景。线条流畅有力,构图写实,生动再现了先秦时期岭南先民的狩猎生活,是难得的岭南战国时期图像记录。此外还发现了一件战国时期陶塑人像,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占越人典型的“魃结髻”形象,提供了《史记》相关记载的实物佐证。

年代与意义

综合探方地层、遗迹与出土文物情况来看,此次发掘区域位于博罗罗

山西太原阳曲发现一处新石器遗址



遗址位置图

阳曲县位于太原北部,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在历次文物普查中均发现了数量可观的遗址。为深入探究区域内史前文化遗存的分布态势,推动太原北部地区史前考古研究的纵深发展,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协同相关科研机构,于近期在阳曲县境内开展了一次具有针对性的考古调查工作。

通过此次专项调查,在阳曲县西盘威村新发现一处史前时期的重要遗址。该遗址分布范围颇为广泛,调查所获遗迹、遗物数量较多,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彩陶。为全面梳理遗址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随后组织专业考古团队对西盘威遗址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工作,意在运用科学方法,明晰遗址的分布范围、文化堆积状况、主要遗存类型及其年代序列,为后续的考古发掘与综合研究夯实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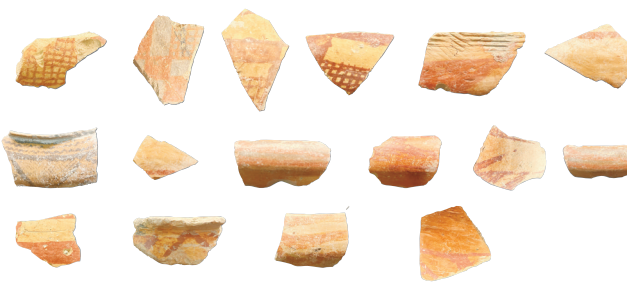
遗址概况

西盘威遗址位于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西盘威村东南200米处,地处系舟山余脉与太原盆地东北部边缘的过渡地带,地势北高南低,遗址所在区域为一处较为平缓的黄土台地,海拔约959米。遗址东距滹沱河支流乌河约3公里,西临杨兴河支流,周边水源充足,土地肥沃,为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工作方法

西盘威遗址的调查主要包括区域系统调查、无人机航拍建模和传统考古勘探等形式。

区域系统调查 采用“布方调查”与“踏查”相结合的方式。首先,在遗址核心区及周边可能存在遗存的黄土



彩陶陶片

台地,按照50米×50米的布方法,布设调查探方,对每个探方内的地表遗迹物进行细致采集和记录。同时,对台地间的冲沟断崖、田埂、路边等易暴露文化堆积的区域进行重点踏查,仔细观察剖面暴露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并记录灰坑、墓葬等遗迹现象的位置、形状、大小及堆积情况。在调查过程中,使用手持GPS对所有发现的遗迹点和遗物采集点进行精确定位,并绘制遗迹分布图。对于采集到的遗物,详细记录其出土地点、数量、器形特征、纹饰类型等信息,并编号登记。

无人机航拍建模 为全面获取遗址的宏观空间信息,本次调查引入了无人机航拍技术。选用高性能多旋翼无人机,搭载高清可见光相机及LiDAR激光雷达系统,对遗址核心区及周边范围进行了全覆盖航测。航拍数据经专业软件处理后,成功构建了遗址区域的数字高程模型(DEM)、数字表面模型(DSM)及正射影像图(DOM)。不仅清晰呈现了遗址所处黄土台地的地貌特征、冲沟走向及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还通过三维模型直观展示了遗址范围内的微地貌变化,为识别潜在的遗迹分布区、分析遗址布局及后期制定保护规划提供了高精度的空间数据支持。

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

经过对范围内系统调查确认,该遗址分布范围为西盘威村、东盘威村与红沟村之间的三处南北向的黄土台地之上,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台地

阳曲遗址的中心区域,未完工揭露建筑基址。遗址出土文物以陶片为主,包括泥质硬陶、夹砂陶等,其中陶片纹饰多样,如米字纹、方格纹、菱格凸点纹、夔纹、曲折纹、云雷纹等。结合出土器物的形态、地层堆积特征以及测年结果,遗址主体遗存年代判断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其中水井年代为战国晚期,建筑基址废弃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始建年代不早于战国早期。建筑基址下的文化层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博罗罗阳遗址的发掘工作,为深入研究岭南地区“中国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材料。首次在岭南地区冲积平原发现深埋地下约2米的战国时期文化层,是岭南田野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此次发掘工作发现了完整的战国时期水井、明确的建筑台基与高等级建筑构件,为探寻区域内高等级建筑提供了重要线索;为探讨岭南区域聚落形态、建筑制度及其融入中华文明、参与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提供了坚实的实物基础。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博罗县博物馆 执笔:李博 许玉崇 欧清威)